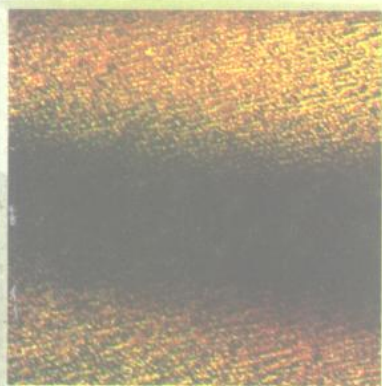


詩 · 詞 · 坊

調元金瑟蕭

李夢生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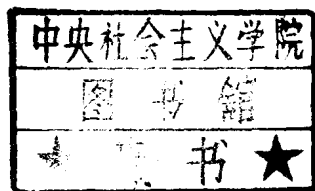
I 207.2
23

詩 · 詞 · 坊

80629

調元金瑟蕭

李夢生 著



江蘇古籍出版社 中華書局（香港）

(蘇) 新登字006

詩 詞 坊

主 編: 金性堯
策 劃: 鍾潔雄

書 名: 蕭瑟金元調

著 者: 李夢生

出 版: 江蘇古籍出版社

合作出版者: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發 行: 江蘇省新華書店

印 刷: 上海市印刷七廠

1991年12月第1版 1991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19-338-X / I · 77 定價: 5.30元

主編的話

繼《小說軒》之後而有《詩詞坊》的問世。

1988年夏，香港中華書局的編輯前來找我，希望我主編一套《詩詞坊》叢書，規格略如《小說軒》。商談之後，隨即擬訂選目和寫作要求，不久又徵約了一些作者。所謂寫作要求，其實也別無新鮮的話。這些作者對古典文學雖素有研究，每冊字數也不多，卻也要求以獅子搏兔之力來完成。主編的重心在搭配選題，物色門當戶對的作者。寫法上的細節，則不拘一格，求同存異。但有一點，我是一再強調的：這套叢書是在香港出版。

近幾年來，京滬等地，對中國古典詩詞的賞析評介的出版物，出得很多，對讀者不無金針度人之功。這套《詩詞坊》有些不同，特點是在二千字幅度之中，環繞某一主題，聲東擊西，由此及彼，或大題小做，或長話短說，間也用“橫向聯繫”的方法，就像一幅山水畫，由遠峯高聳而綴以朝曦翠靄、水聲禽語。用《小說軒》的前言的話，便是“漫話式”。以漫話式評介詩詞是否得體，當然見仁見智，世上仁智之見本來永難調和，所以只能算是一種嘗試；成敗利鈍，只有交由讀者檢驗。叢書本為集體產物，但西崦暮齒，既編又寫，承此任務，故又不能不略抒個人感受。

詩歌原非中國所獨有，繪畫亦如是。外國原有詩畫

同質之說，所謂詩爲有聲之畫，畫爲無聲之詩，但把詩題在畫上，使兩者相映成趣，卻是中國詩壇畫苑之特創。一幅陳列在展覽館裏的名畫，又經過名家的題詩，你賞覽之後，還忍心匆匆離開？還有中國詩中的對仗，也是獨特的擅長，不能簡單地斥爲桎梏，“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千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前者隱含哲理，後者概括史事，卻對得何等工巧而又自然。其中就有詩人高度的智慧、創作的甘苦，卻不是憑點小聰明做得出來。我只是隨手舉了這兩點，說明中國古典詩歌在技巧上的成就。當然，對仗、平仄這些技巧，也因漢字本身與外文不同之故，但不管怎麼說，總是獨具的一種特色。我們固然不能像過去國粹派那樣，凡是祖宗傳下來的東西就是寶貝，就可以沾沾自喜，但傳下來的東西而又打不倒、砸不爛、搶不走的就應該愛護，應該傳播。我們應當有勇氣揭露家中的醬缸，但更有責任將先人積累的、掙置的智慧遺產一五一十地經之營之。

詩之源爲賦，詩之流爲詞爲曲，馬致遠的“小橋流水人家”、關漢卿的《單刀會》、王實甫的《西廂記》、湯顯祖的《牡丹亭》，其本質實是詩。讀了《單刀會》，再讀蘇軾的《赤壁懷古》詞，更激起人的大江東去、迴腸蕩氣的陽剛之感。古人常以詩詞歌賦並稱，就因四者都有內在的聯繫。從心理學角度說，凡是表現內在的美好善良、富於想像力而能誘導人們快感的，便具有詩的質素，如說詩意、詩化，即具有審美上的效果。質言之，詩的世界便是和庸俗的、低級的世界相對立的。

這套叢書，就是企圖讓讀者的心靈多一點詩的溪壑、美的潤澤，間或窺見歷史的窗口，讓千百年前的詩人和你娓娓對話，將已逝的流光重新喚回到眼前；如同林語堂先生在《讀書的藝術》中一節說的，“一本古書使讀者在心靈上和長眠已久的古人如相對，當他讀下去時，他便會想像到這位古作家是怎樣的形態和怎樣的一種人，孟子和太史學家司馬遷都表示這個意見。”雖然《詩詞坊》不是古書，只是撮述古書中的人物和作品。

每本書的篇幅不多，當着朝陽初升，或燈火乍明，以至車廂舟艙之中，忙裏偷閒，隨手開卷，偶有會心，掩卷冥想，詩情畫意，忽來心頭，這便是對我們最大的慰勉，如果發現書中的錯誤，及時惠示指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正符合《詩經·鶴鳴》詩人之原旨。

金性堯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日於上海

目 錄

唯恨劍鋒不快·····	1
同是天涯淪落人·····	6
對昭君出塞的新見解·····	11
讀書山與野史亭·····	17
皎日何曾入覆盆·····	22
莫把金針度與人·····	26
俳諧怒罵與歌功頌德·····	30
驟雨打新荷與流行歌曲·····	36
金元詩的用典·····	41
元小妹的補天手段·····	47
滄海橫流誰之罪·····	51
攏種羊之謎·····	57
名與長江萬里流·····	61
鴻雁傳書·····	65
難爲他怎麼想來·····	69
順民的苦惱·····	74
甘爲五斗米折腰·····	78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83
坦蕩率真的世風·····	88
徒把金戈挽落暉·····	93
冒牌呂洞賓詩·····	98

漢廷老吏的自負·····	104
杏花春雨江南·····	109
何物白翎雀·····	114
詩畫題三絕·····	118
幽怨如鬼詩·····	123
世人都曉神仙好·····	127
賦月南樓有佳句·····	132
揭傒斯送別詩·····	138
元代的山水詩與畫的關係·····	143
沙際風來草亦香·····	149
蒙古宮廷生活的披露·····	154
薩都拉的金陵懷古詞·····	159
望夫石·····	164
看雨與聞雨·····	168
張王米蟲兒·····	173
聽我西湖竹枝歌·····	180
奇兀穠麗的鐵崖體·····	185
誓不改嫁的老客婦·····	190
夢中作詩·····	195
頭爲飲器·····	200
只留清氣滿乾坤·····	205
一生傲岸輕王侯·····	209
亭長還鄉作天子·····	215
元人詠物詩·····	221
元人詠梅詩·····	226

唯恨劍鋒不快

在中國歷史上的帝王中，精通文翰的不少，如三國魏主曹丕、南唐後主李煜等；他們驅詞使句的本事都比治國要來得高明。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指揮百萬鐵騎，燒殺搶掠宋朝大好河山的金主完顏亮，也是詩詞中拔城奪寨的一把好手。

完顏亮字元功，金海陵王，金熙宗時任丞相。皇統九年(1149)殺熙宗自立。《金史》說他“頗知書，好爲詩詞”。現在傳下來最出名的是他的《鵲橋仙·待月》詞：

停杯不舉，停歌不發，等候銀蟾出海。不知何處片雲來，做許大、通天障礙。虬髯撚斷，星眸睜裂，唯恨劍鋒不快。一揮截斷紫雲腰，仔細看、嫦娥體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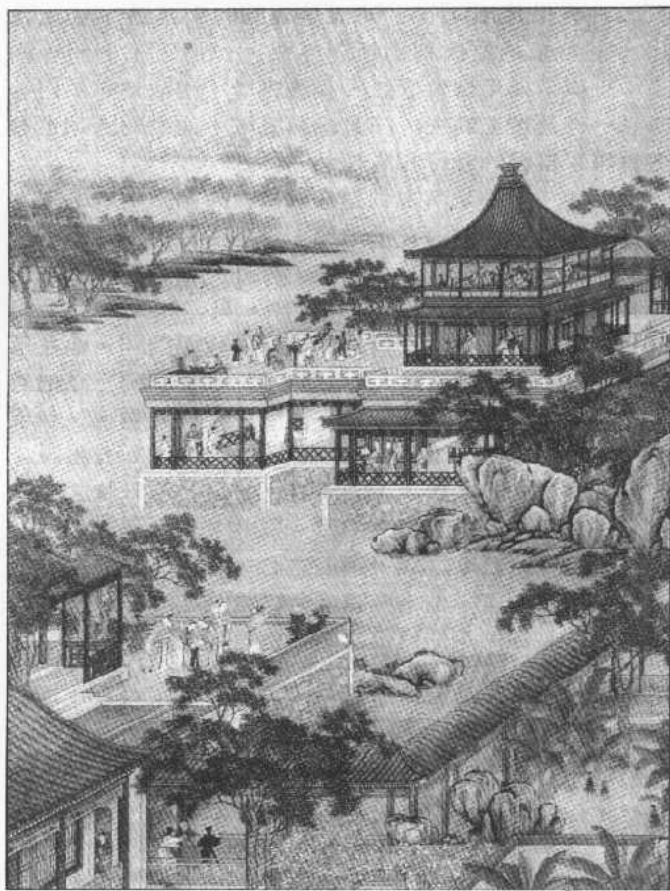
這首詞作在完顏亮正在準備大規模進攻南宋時。當時他頗指天下，氣壯山河，時逢中秋，正是賞月佳辰，但天公不作美，月亮被雲遮住了；於是他的滿腔激情，一片殺機，遂借待月而傾瀉出來。詞上半闕首三句就緊緊扣住“待”字，將激切熱烈的心情隱含其中。片雲遮月，遂成通天障礙，一股壓抑的失望的心情在胸中迴蕩盤結，就形成下半闕恣意橫肆的風格。虬髯撚斷，星眸睜裂，寫自己的煩躁憤怒，豪氣干雲；下以恨劍鋒不快，

轉出欲斷雲觀月的心情，殺氣騰騰，正是他當時要征服天下的志向的表露。詞寫得粗豪放達，句句本色當行，鏗盡浮詞豔語。明王世貞《藝苑卮言》說它“俚而實豪”；清徐鉉《詞苑叢談》也說它“出語崛強，真是咄咄逼人”，反映了完顏亮不可一世的氣魄。

完顏亮的這首詞很容易使人聯想到漢高祖劉邦的《大風歌》：“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表現的也是這種豪氣萬丈、橫空出世的風概。相傳是黃巢的《不第後賦菊》：“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後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在語言風格和表達的囊括宇內、稱尊天下的志向也和完顏亮相彷彿。文如其人，詩詞是心聲的流露。這樣的俯視乾坤、震懾人心的風格，也許只有劉邦、完顏亮這類霸才能具有，普通人根本無法望其項背。他們的胸襟懷抱與常人有別，出語自然不凡；甚至在表現時並不需要太高的文學修養，劉邦就是被人當作不讀書的典型來看。

如果把完顏亮這首詞和其他詠月的詩詞互為對照，就可以更加深刻地感受到這種叱咤風雲的帝王風概。

待月的佳話，歷史上著名的恐怕要推北宋晏殊和王琪的故事。南宋葉夢得《石林詩話》載，晏殊守南都時，以王琪為府僉判，賓主相得，天天以賦詩飲酒為樂。曾遇中秋，厨下已備好賞月的酒饌，這天晚上正碰上陰天，晏殊無心飲酒，早早入寢。王琪就寫了兩句詩送進寢內，詩說：“只在浮雲最深處，試憑絃管一吹開。”晏殊得詩大喜，穿衣起牀，飲酒作樂，到了半



中秋賞月——《十二月令圖》中之八月景

夜，月亮果然出來了。同樣是碰到陰天無月，切望月出，完顏亮是要挾利劍斬開浮翳，一清天宇，何等霸道；王琪是要用絲竹管弦，穿透雲層，趕散陰雲，何等嫵媚。一是帝王霸主，一是翰苑名流，他們的詩詞也各各表現了自己的身份和情趣。

順便一提的是南宋劉克莊《後村詩話》中載的宋太祖一聯詩：“未離海底千山墨，纔到中天萬國明”，雖然不是待月而是詠月，卻反映了另外一種帝王之氣：充滿自負，但堂堂正正，和平雍容，與完顏亮又大不相同。《紅樓夢》中賈雨村的詩也頗能說明問題，他在落魄時曾作了一首詠月詩云：“時逢三五便團圓，滿把清光護玉欄。天上一輪纔捧出，人間萬姓仰頭看。”表現了渴望出人頭地、際會風雲的心願，所以甄士隱說：“弟每謂兄必非久居人下者，今所吟之句，飛騰之兆已見，不日可接履於雲霄之上了。”

完顏亮的粗豪之氣，進取之心，在他的其他詩詞中也可以得到印證。他有一首《念奴嬌》詞，被《水滸傳》引用，可見他的詞作傳佈之廣。這首詞是這樣的：

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六出奇花飛滾滾，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顛狂，素麟猖獗，掣斷真珠索。玉龍酣亂，鱗甲滿天飄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僵立，縵帶占旗脚。色映戈矛，光搖劍戟，殺氣橫戎幕。貔虎豪雄，偏裨真勇，非與談兵略。須拚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詞寫北國風光，飛雪漫天，而用一連串“震怒”、“掀翻”、“散亂”、“猖獗”等沛塞沖溢的動詞，對自然界的力極力描繪，引出他軍中殺氣騰騰、氣沖霄漢的鬥志，末句“看取碧空寥廓”又表現了他的一統天下的進取之心。

完顏亮的這兩首詞都寫得淺顯通俗，不以文采取勝。其實，關於他的傳聞記載，除了明馮夢龍《醒世恒言》中“金海陵縱慾亡身”專寫他荒淫外，其他篇什卻都帶有些文人的色彩。他不單單是粗豪，粗豪中尚帶風雅。如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說他曾因見了柳永《望海潮》詞，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經使畫工畫杭州城邑及吳山、西湖勝景，畫中讓自己騎馬而立，並題詩其上，有“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峯”之句。金劉祁《歸潛志》也說：“金海陵庶人讀書有文才，為藩王時，嘗書人扇云：‘大柄若在手，清風滿天下。’人知其有大志。”沒有一點文學修養的赳赳武夫恐怕沒有這種閒情逸致，他的作品也正是征服天下的野心和文學趣味的反映。

元好問《論詩絕句》云：“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閒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說文章是人的心聲、心畫之說是不可靠的。這個說法對完顏亮顯然不怎麼適用。以文論人與知人論文兩者同樣是重要的。

同是天涯淪落人

自從金人的鐵蹄踏破了北宋的江山，中原淪陷，南宋偏安，中國的國土又形成了南北分裂的局面，文學的中心也從北方移到了南方。金初，中原文化走向了低谷，而一批遼宋舊臣，卻用淒傷矛盾的心理，彈奏出一曲曲感人肺腑的樂曲，反映了這個特定時期的文化面目的一角，其中以吳激最具有代表性。

吳激字彥高，號東山，建州（今福建建甌）人。他是宋宰相吳玠的兒子，大名鼎鼎的書畫家米芾的女婿。靖康末出使金國被扣留，不得已仕金，官翰林學士。國土淪陷，家鄉萬里，往事不堪回首，他內心感到無比的痛苦，在筆下時時流露出來。金劉祁《歸潛志》裏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吳激與宇文虛中到張侍御家赴宴，宴會上佐酒的歌妓是宋宗室的女兒，曾嫁給宋徽宗生母陳皇后娘家的人。吳激和宇文虛中感慨不已，各作詞一首。吳激所作的就是後來傳遍天下的《人月圓》：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
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
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
天涯。

這首詞變化唐人詩句，以寄託自己的感情。頭兩句用杜

牧《泊秦淮》詩“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語意隱括自己對北宋滅亡的哀思。接着，用劉禹錫《烏衣巷》詩“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暗示歌妓是舊時宗室，現淪落無依。下片抒發自己的感慨。往事如夢，自己身為宰輔之子、皇宋大臣，也流離不堪，與歌妓相對，猶如白居易《琵琶行》中與琵琶女的遭遇，“同是天涯淪落人”；而自己和歌妓的身世又比白居易與琵琶女要悲慘得多了。全詞通過巧妙的剪裁，思致深遠，既表示了自己的辛酸淒切，又由於自己現仕金朝的身份，只能把這種感情巧妙地通過暗示表達出來。

宇文虛中所作《念奴嬌》，則從另一個角度來表達自己的感受：

疏眉秀目，看來依舊是，宣和妝束。飛步盈盈姿媚巧，舉世知非凡俗。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干戈浩蕩，事隨天地翻覆。一笑邂逅相逢，勸人滿飲，旋旋吹橫竹。流落天涯俱是客，何必平生相熟。舊日黃華，如今憔悴，付與杯中醪。興亡休問，爲伊且畫船玉。

宇文虛中字叔通，他與吳激一樣，也是使金被留，官翰林學士、知制誥。在這首詞中，宇文虛中利用長調的特點，全用鋪敘實寫，把歌女的身世、妝束、技藝一一形諸筆端，直接表示對歌女的同情，在藝術境界上則遜吳激一籌。相傳宇文虛中本來把吳激作爲後進，見了吳激這首詞後，推崇不已，自歎不如。這種前輩風範，確實

《琵琶行》（節錄）

我聞琵琶已嘆息，
又聞此語重唧唧；
同是天涯淪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識！

——白居易

令人欽敬。

“同是天涯淪落人”，方能深刻地激起作者內心情感的波瀾，勾起作者對往事的懷念。與《人月圓》一詞在寫作環境與表達的情感完全相同的是吳激的另一首詞《春從天上來》，詞是因為在會寧府遇到一個南宋老歌女有感而作：

海角飄零。歎漢苑秦宮，墜露飛螢。夢裏天上，金屋銀屏，歌吹競舉青冥。問當時遺譜，有絕藝、鼓瑟湘靈。促哀彈，似林鶯嚶嚶，山溜泠泠。梨園太平樂府，醉幾度春風，鬢變星星。舞破中原，塵飛滄海，飛雪萬里龍庭。寫胡笳幽怨，人憔悴、不似丹青。酒微醒，對一窗涼月，燈火清螢。

詞通過老歌女鼓瑟，寫自己對故國的沉思回首，黯然神傷。全詞穿插組合了他自己的身世、戰亂的回顧，處處突出今昔對比，寄託亡國之痛，章法渾成而富於變化，構成幽傷淒切的感人情調。

由吳激的身世和作品，很容易使人想到庾信。庾信，字子山，他和父親庾肩吾都是梁朝大臣，侯景之亂，逃奔江陵。梁元帝建都江陵，遣庾信入西魏聘問。不久江陵被西魏攻佔，庾信只得留仕北朝。他雖然作着高官，但家國鄉關之思，縈繞心頭，於是一改早期作品追求華靡新豔的作風，格調轉而蒼涼疏放，故杜甫《詠懷古迹》說“庾信生平最蕭瑟，暮年詩賦動江關”。庾信的詩如《擬詠懷》二十七首，紜寫流落異域的悲憤；小詩《重別周尚書》：“陽關萬里道，不見一人歸。唯有河邊雁，秋來南向飛”，把淒涼的心情和對故國的懷念濃縮在短短二十個字中。他的《哀江南賦》，更是蒼勁沉鬱，催人淚下，“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千載以下，猶強烈地震動人們的心弦。

吳激在文學上的成就當然不能和庾信相比，但是二人同為簪纓之家，同為南方政權的使臣羈留北方，同樣受到國破家亡的慘痛，在詩文中表露的真情實感也完全相同。異代同悲，造化弄人，歷史就是這樣周而復始，每個人似乎都能在前人身上尋到自己的影子。宋歐陽修《梅聖俞詩集序》說“詩窮則愈工”，就是說環境的艱難對詩人作品的提高起很大的作用，這在庾信和吳激身上或許最能得到體現。因為一個人的境遇不佳，所形諸